



賈子新書卷上

儒家五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
沒惠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

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前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

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

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

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抹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

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制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

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數寧

事勢

以下二十一條係治安策舊混入諸卷今依本傳叙定而添定取舍一篇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

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天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

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湏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

兄無死弟塗無繼緜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爲陛下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全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鄒而子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

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
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
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異此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
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
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住漢
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
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
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
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且謂天何權不甚竒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
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危爲安
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
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
爲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
豈不靡哉可以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藉也竊爲陛

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親䟽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
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
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胷矣陛下
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
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齟
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縶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
百金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

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
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
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
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
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
而爲寇可不恠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
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
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
幼倫煨之數也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

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
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
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髡髀之所
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
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
志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
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
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
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
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
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爲徹侯
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
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

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

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啓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五美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

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愒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踈蓋 上古踈字下古 疾 字踈蓋不可行也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

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燠也又苦踈蓋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臂且病痺夫臂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饗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仰望四

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
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
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
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
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
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
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伏九州而不
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
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
者此也

勢卑 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
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
爲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
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賓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
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爲執事羞之
陛下有意胡不使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
鉅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猶猛敵而猶田蕪不搏反寇而搏蓄菟所猶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無蓄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

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聚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齧其骨政法未必通也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

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
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
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
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
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
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
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
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
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
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

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
郎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
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
乃事皇帝也誰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
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
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相而尊無異等秩加
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
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

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且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且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

經緯也苟工

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

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孽產子 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縋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嘉會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縋而靡

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躋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飢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湏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錚此而有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此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

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諂而相飭設輒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

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察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挾釋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

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杖篲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馬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取遺禮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惟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帝於無廉耻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

大母矣蹀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剗寢戶之簾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更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弗植則僵不循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相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乏也可不察乎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

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有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保傳 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

之君有道之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

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
德智長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太
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
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
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
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
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飲以樂失度則
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
得爲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
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
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
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
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之

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定取舍

此篇本書無
今依傳補入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

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
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
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
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
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
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
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鼯此善喻也鼠近於
鼯尚憚而弗投恐傷鼯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
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榜
笞髡削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笞僞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無陛下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條絏之輪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

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無耻斷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耻但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妹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曰帷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

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厲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五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執豈過一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稟立而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禦哉而

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爲鄰勸自完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杜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爪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

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秦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湏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軻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

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讐之怨
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
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
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不
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
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故搆六
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爲禍未在所制也
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
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審微事勢

